

正午时分，我轻升上云端，阳光灿烂。波平如镜的大阪湾，周遭高低起伏的丘陵。满坑满谷玩具般的灰色建筑，填满了山海间所有的空隙，那河川冲刷成的溪谷浅滩。我顿悟，日本人何以如此在乎他人的视线，又为何用礼仪置下彼此间的距离：生存空间实在太挤了，没有从容优游的余地。

那云层开合处隐现的积雪峰峦，就是日本屋脊飞驒山脉了吗？但是且慢，遥远的天边，有圆锥形山峰刺穿云层，反射着金黄色的日光，孤傲地耸立在滔滔云海之上，宛如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屿。哦，富士山！天孙为何不是降临在你头上，这列岛伸出云海的唯一领地？

云海散开去，大海漾过来。Z字形的一块，像失落的拼图片（puzzle），那是佐渡岛，古时流放犯人，如今出产海鲜。美空云雀的《佐渡情话》，好想再听一遍。一路往北，波光潋滟，舟楫犁浪，那曾是渤海国使节的航路。他们与日本



新篁

颜之贤 作

清人俞蛟《梦庵杂著》中多有奇闻趣闻，读者为之耳目一新。有一次他收到友人的礼物，那是一只酒甕，封口的绵纸上写着：“无心出岫，勃郁丹垠。储以瓷甕，远赠畸人。”原来，里面装着友人从高山上贮集的白云，俞蛟在封口上开一小窍，以观奇景的出现。他出口成章而赋曰：“一线从窍中起，若薰炉篆烟，袅袅不断，始而蔼然，俄而油然，袈衿袂，绕檐檐，轮囷杳霭，郁郁纷纷，渐而匝地围天，日色晦暝，诃诃然几疑大风之将起，欲乘之而游帝乡也。”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馆伴唱酬汉诗归来，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故乡。

海洋退隐了，亚欧大陆登场。那大片大片亮晶晶的宽阔水域，是两江合流后的阿穆尔河（黑龙江）？西伯利亚大平原，黑土地蔓延开去，无边无际，一幅静止不动的画面，打个盹看还是那样。难怪俄罗斯歌曲的旋律如此忧伤，日瓦戈医生在瓦雷金诺如此绝望。变化的只

上帝的感觉

邵毅平

有河网，纵横交织，蜿蜒流淌，是大地肌肤上密布的血脉。那些静水深流的大河，是勒拿河、叶尼塞河？还是鄂毕河、鄂尔奇斯河？哪里是曾经的古拉格群岛，伊凡度过了漫长的一天？

黑土地变成了冰雪世界。湖泊像大大小小的眼睛。又有积雪的峰峦涌起，波澜壮阔，似一道纵贯南北的长城。那是乌拉尔山脉，亚欧大陆的分界。我翻越过去了，一如韃靼人当年。山脉那边，东欧平原一马平川。那里有普希金的皇村

回忆。命运让安娜来到了莫斯科。奥勃洛摩夫迟迟不肯起床。

又见海洋。巴伦支海、白海、芬兰湾、波罗的海。间杂着陆地、神秘的科拉半岛。千湖之国芬兰，穿过赫尔辛基、塔林，擦过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折回广袤的大陆。有大河北流入海，三角洲人烟稠密，那是易北河，还是莱茵河？维特的绿蒂来到魏玛，坐上歌德大臣的马车。“比利时小人”波洛总能识破真凶。

法国的平野。大块大块的绿色，被道路区画成棋盘，点缀着森林与村庄，彼此间隔遥远。生存空间之奢侈，与日本几成云泥，所以彼此致命相吸。这就是个人主义的起源了。包法利夫人却仍孤独着。蓝天、白云、红酒，法兰西三色旗是写实，同名电影也成了经典。在斯万家那边的花园，山楂花是否依然盛开？

下午茶时分，挑一片最浓郁的绿色，我轻轻降临大地。历时十二个半小时，行程一万公里，跨越七个时区，从大阪湾来到巴黎郊外。这番亚欧海陆空中大巡礼，让我体验了一回上帝的感觉。

四十年：期盼和等待

朱全弟

回想起疯狂的年代疯狂的举动，我们都有过，那是作孽。当时，建江中学73届16班是全校最有名的捣蛋班。那天晚上聚会，谢天振老师还联系到数学老师张宁、语文老师蔡寿春，他们也来了。我们舟山路一条弄堂里的19个小学到中学的同学，可惜只来了一半，师生畅叙离情怀想过去，唏嘘不已。同学之中有故事，师生之间有误会。有一位女同学刚进来时，我都想不起她的名字了。不久，我就发现了她倔强的性格仍像过去，说着说着，她竟然指着斜对面的男同学揭出了当年的一件事，住在楼下对面的男同学的母亲有一次赤脚上楼去“监视”她的家里情况，她的父亲是资本家。这位男同学没喝酒，很镇定，我原以为他读书少文化差一点，却不料他说出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那个时候，人的脑子都坏掉了。”

既解嘲，又释然，世事洞明，也是学问。当年，我们癫顽、懵懂，不辨是非，随波逐流，都曾经有过。谢天振老师有威信，“压得住”，我们才不至于走得更远。敬酒时，我一句“如果不

敬酒时，我一句“如果不

前不久接到建筑技术专家吴硕贤寄来的《吴秋山书法选集》和《功夫茶考》，始知其父就是现代作家和书法家吴秋山。

吴秋山出身书香世家，父亲吴梦丹和叔父吴梦沂均为清代贡元并有诗文行世。19岁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与靳以同学，出版过散文集《茶墅小品》和新诗集《秋山草》。其作品曾被收录于《中国新文学大系》和《现代散文鉴赏辞典》中。后长期在复旦大学等高校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与郭沫若、叶圣陶、郁达夫、茅盾等交往甚密。郁达夫曾为其《白云轩诗词集》作序作诗予以称赞。吴秋山的书法作品也负有盛名，



满是伤痕，但那流畅的刀工，古朴的图案，岁月留痕的砚池，还有润如肌肤的质感，恰到好处的手感，总会让我百看不厌，爱不释手。尽管砚上没有铭文，但从多年玩砚的直觉中感到，这是一方不可多得的好砚，上佳的端石古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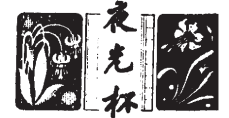
记得儿时，常见街坊里的一位老人在古砚上磨墨写字。砚是古陶底足改成的，五六厘米高，约二十多厘米宽，黑黑的、圆圆的，每每磨墨时，老人总会低头看着砚，慢慢地磨上很长时间，才会用笔蘸墨写字。那写字的纸又黄又糙，老人先在纸上写碗口大的字，然后在这些写过字的背面，再写脸盆大的字，常常一张纸上写一个字，且天天如此。古砚微凹聚墨多，是老人书写过的句子，使我牢牢记得，至今无法忘却。

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我也爱上了古砚；随着时间的推移，古砚就越买越多，越藏越多。有时拿出来把玩，摊在地板上，足有好几十方。砚藏多了，便找一些与砚有关的书，独自细读。那些莹润精良、玉骨冰肌，如同婴儿皮肤的端砚，是过去的采砚工称其为“端溪石精”，认定它们是吸收了天地寒泉，千年灵气才孕育出来的；砚看多了，自然会辨别古砚中的真与假。于是便会自得其乐，陶醉在美美的感觉中。于是认识了那些有苍古之态，雕凿大方，宛如天生精英的一方方古砚，它们虽然经过了上百年的风雨，只要一勺清水，那小小的墨池里常常会散发出遗墨的幽香。人与砚不同，人经得起风雨的蹂躏，却经不起岁月的消磨。砚不仅经得起风雨的蹂躏，还经得起岁月的消磨。明代文豪陈继儒说：“笔之用以月计，墨之用以岁计，砚之用以世计。”于是我想到了笔、墨、砚如同人的一生。少年像笔，朝气蓬勃；中年像墨，脚踏实地；老年像砚，沉稳如山。在中国人的心

零落，只余几”的诗句来。若此，我一定要说：NO、NO！罗老师，我们牵挂您，一定会来看望您！

时光倒流，岁月闪回，中学里的人和事，都到眼前来，经过大家记忆的合力拼接，从破碎到完整、从模糊到清晰，变得很近了。是夜，从美国归来省亲的原来班上的英语课代表周颖雯是座中同学最兴奋者。

重温过去冰释前嫌，举杯敬酒无比融洽。四十年的期盼和等待，仿佛为的就是这一瞬间，我们都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为海内外书画爱好者所珍藏。同时他喜爱弹琴、饮茶和收藏，尤其是对家乡福建的功夫茶有过深入的研究，留下遗作《功夫茶考》。

《共和国院士回忆录》收有吴硕贤的《中学的回忆》一文，记述他1960年转考到漳州一中后的五年学生生活。其母林得熙当时也在一中教授语文。音乐老师魏德亨教会了他拉手风琴、弹钢琴，这对他后来从事建筑声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他说：“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在家庭的熏陶下，一直对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直至初中时，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党中央和陈毅元帅号召青少

中，砚是一本书，是一分田。在砚上耕耘，美好的梦想，便会时隐时现；在砚上发奋，清苦的人生，便会苦尽甘来。千百年来，这也许是中国人钟情砚的一种缘故吧。

古人爱砚、制砚，常常会在砚的造型、图案或文字上，赋予深刻的文化内涵。如今常见的古砚，有的刻成一扇门，称为“门字砚”，意在引领学子走进知识殿堂；有的刻成日月形，喻为“日月砚”，告诫学子珍惜光阴，努力读书；有的刻成古井，名曰“汲水砚”，让学生们明白读书如同深井汲水，只有备上长长的井绳，才能获取先贤的智慧和学问。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爱砚、制砚、护砚，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不仅砚是重要的书写工具之一，而且还是学习传播民族智慧的一方良田。多年玩砚藏砚后，对唐宋元明时期的古砚最有好感。这些砚藏旧居多，有的还伤痕累累，但千姿百态的砚形，润如肌肤的石感，静静地向后人叙说，它们有着饱经风霜的坚韧与刚强；有着坚不可摧的稳健与忠诚；并不动声色地传递着中华民族勤奋好学，建造精神家园的理想与志趣。望着集藏的的一方方古砚，有时会感到这些古砚，与雕工精细的近现代旧砚相比，显然不够华美，不够多

彩，但它们的古朴大方，总会让人感到有一种特殊厚重感和历史感。于是我想到了古人与砚为伴，不仅仅是读书，金榜题名，光宗耀祖。重要的是诗书传家，修身养性，弘扬中华文化。

望着书桌上的这方端石古砚，忽然从脑海跳出一副对子：“好一方古砚，砚是主人人是客；只半间书房，房宜藏书书宜读。”事后总觉得下联不太满意。于是发短信求教。上海诗词协会褚水敖会长回复的联句是：“真半部奇书，书呈楷字字呈文”。后收到诗人陈鹏举的对句：“喜五出新梅，梅同高士士同僧”。再收到诗人胡晓军的回复：“能几度平生，生如幻梦梦如真。”我爱这方古砚，如今又求得好友的佳对，便让我欣喜万分。于是对这方古砚多了一份难忘，添了一份珍爱。

金秋三咏 傅震

酷暑降，金秋始，风高气爽，菊欲放，桂待香，枫盼初霜染霞光。菊，桂，枫乃秋之精灵，故咏之。

五律·咏枫

丹叶晓霜冷，邻君花色穷。浔阳愁夜客，爱晚坐诗翁。方饮樱桃酒，又歌高野虹。相思几重远，一片暮帆中。

注：1980年秋，新婚蜜月赴北京西山赏枫，于樱桃沟对饮二锅头。2012年秋携妻赴日本高野山赏枫，三十二年转眼间。

咏菊

梅兰怕谢竹无香，生死升华唯尔长。素食落英怀石渚，芳熏百草荷锄乡。滁黄几许散风热，杭白一杯驱郁伤。寒露枝头自消解，悠然淡淡待重阳。

咏桂

少小识伊红豆羹，秋思依此老来生。三春桃李何足趣，八月木樨方醉情。招娣招羞挽花海，熏浓熏淡漫杭城。诚然折得黄金冠，不及乘阴论论衡。注：李清照《鹧鸪天》：“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

熏陶，这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1995年，吴硕贤分别编选了父亲吴秋山诗词和自己的诗词汇成《松风集》和《偶吟集》，请茅盾先生题写书名后交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吴硕贤的诗词清新典雅，意境幽远，2008年他回故乡，写有《乌山观梅》一诗：“家乡景物多灵秀，活泼溪流泻石冈。待到漫坡梅蕊放，乌山更着俏衣裳。”吴硕贤的行书结字谨严，沉稳端丽，萧散有致，气息平和，可谓深得其父书艺之精髓。

挥毫泼墨，乐在其中。请看明日本栏。

相望共星河